

浅谈中白传统礼仪与习俗对比

Kazakova Irina Valer'yevna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白俄罗斯文学与文化教研室

每个民族的典礼和仪式上,其民间风俗都有自己的特点,具体表现在口头艺术创作、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主题、艺术形象体系、风格等方面。很自然地,随着社会、政治、自然条件的改变,民族特征也发生着变化。更具体的表现在自我认知世界,自我定位,自我意识上的变化。

这个社会决定论建立在大量的颠覆性和改良性的理论基础上,即原始理论与多种族积累的经验中形成的精深理论。

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一个民族,哪怕是它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它却仍然可以保持自身特色。在历史的长河中,其主要的民族特征,民族世界观组成,民族心理会一直保持不变。对每个民族来说保持内部特征可保证种族的稳定性。

通过研究一个民族的礼仪与习俗,我们可以了解其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世界各族的民俗遗产中,吸收了单个民族特有的和全人类共有的人类精神世界中的各种世界观,虚拟和现实世界中的人生观,对待儿童、父母、祖先的态度,仁爱、美丑、善恶的概念,人内心世界最重要的表露方式(哭与笑)等要素。

民俗是人意识和人类精神总和的第一历史表现形式。在人与自然和谐与多民族文化共存基础上,人类文明图景中的协同世界观的形成,是导致现代文化中人类行为活动转向和建立一种新对话形式的文化价值论基础。

上述使进入文明智慧圈中人类时代的科学,对人类历史的原始时期,数辈人经验的形象阐释、直接与民族道德和智力潜能有关的知识体系有关民俗的关注日益增长。对民俗遗产宝库的挖掘,帮助我们解决现在人类生活中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即克服现代生活中疏远感,化解人与人之间的越来越疏远状况。

为了保持人们的生活习俗,保证人与宇宙万物之间的和谐,在空间与时间中创造条件延续个体,种族,家族,在神话层次认识的世界中,原始社会的祖先在实践基础上,制定了总体统一的最早期的符合当时情况的礼仪行为、字词组织体系。

日月积累形成的习俗、口头相传的关于年的周期概念的形成,在理论和实践基础上,渐渐产生了地球围着太阳转,发现了在一年四季中,因地球位置的不同产生了四季

的变化,并随之导致人们农耕工作的变化的规律。

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白俄罗斯人,夏至日和冬至日都是两个重要的时间定位。在这个神圣的时刻日照发生了变化,自然界中的面貌和人类生活中的作息都随之变化。在此期间,人们非常关注未来事件的预兆,因为这也是安排未来一年所有事宜的依据。中华民族祖先的观念中,冬至日这一天是光明力量开始增加,人们应该通过仪式活动迎接这种力量的诞生,在一年的周期内与其保持和谐。白俄罗斯人先辈认为,冬至日是太阳和光明重生之日,是一个新的充满阳光的农耕之年的开始。这一天正是温暖和阳光按期到来的日子,万物复苏,展现地球生物生育能力的时刻。对于生活在中国的农民,冬季是淡季,无收获的季节,是日夜操劳的辛苦一年的庄稼人休整的日子。[2, c.459]。冬季是休息的季节,是欢快的日子的开始,玩耍和狩猎的黄金期,充满了浓厚的节日气氛。在冬季,中国人遵循一些重要的习俗意味着新的开端,例如给老辈邮去冬装。同时也意味着某种收获,例如新年庆祝活动。对于白俄罗斯的农民,冬季是大地万物复苏的春季到来之前沉睡的日子。从冬季开始,白俄罗斯人就未雨绸缪起明年的种植,遵循所有的耕作和畜牧习俗。从白俄罗斯的仪式安排可以看出,此时重生的太阳还是较弱的,随着春天到来慢慢强壮起来并给大地带来生命。在中国的农村,人们认为,从冬至日开始,自然伴随着阳气的上升,并开始一个新的周期。

节日气氛不仅在农民的小屋里能够感受,就连皇宫里也进行着和新年类似的仪式,在中国的中部和东部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冬至和新年一样重要”。在冬至这一天,北方的一些地方吃混沌,有些地区吃饺子。有着这样的一些美好说法,如果在这一天吃了饺子就可以不怕严寒。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城市,比较流行在冬至这一天,全家人团聚一堂喝红豆粥或糯米粥。这可以驱鬼去病,在一些地区吃糯米汤圆。浓密的汤圆作为原始一团的象征,圆圆的外形象征着一切圆满和完整的意义。圆满的思想在民族意识中是所有种族,阴阳统一概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吃了这些汤圆就被认为全家人聚集在一起了。还有一个传统就是12月8日吃腊八粥。这种粥由八种材料煮制而成。全天都食用这种粥是希望明年庄稼茂盛,甚至把这种粥放在家

里的供龛上,为了祈福来年有好收成。

在白俄罗斯,在节日走访唱歌时一定离不开传统仪式专用的蜜粥。节日走访唱歌的习俗中,需要吃蜜粥进行庆祝分三种情况:第一种大斋日圣粥,第二种在新年前夜喝的感恩粥或肉粥,第三种斋戒期蜜粥和受难日蜜粥,象征着节日的结束。白俄老辈人相信,蜜粥是一种神圣食物,它由麦粒(经常是大麦)制成,而麦粒有一个神奇的作用就是延年益寿和恢复生机。粘在一起的麦粒象征着全家人永远在一起。如果全家人在这个夜晚吃了蜜粥,他们将一年不分开,家里的所有人将充满活力和健康一整年,在他们的庄稼地里也会有好的收成。中白两个民族在冬至日都会预测明年的收成,中国人经常通过在这一天的天气来判断。“在北方好的征兆是积雪覆盖大地,在南方是艳阳天”中白两国人民认为,在这一天不能骂人,不能说不吉利的话。“На севере хорошей приметой считалось обилие снега, на юге – ясная погода”[3, c.60a].

在白俄罗斯的冬季习俗中,最常见的是挨家去唱祝福歌,你会看到,乔装打扮的乡里乡亲们唱着耳熟能详的祝福歌,走进每家的院落。这个习俗的神奇魔力可以让每家粮食如山,家畜成群,人们幸福安康。这些送祝福者会得到热情的迎接和慷慨的馈赠,可口的馅饼,美味的熏肠,令人垂涎的腌肥肉和其他食品都是馈赠的首选。

在中国的东南地区,也有类似的习俗。在节日里,成队的人们每家送福,驱赶过去一年的晦气,主人以红包和食物作为馈赠。[3, c.60b].

上文提到,另外一个比较神圣的日子是夏至日。У белорусов это 在白俄罗斯的传统中,太阳节(6月23/7月6日)是象征太阳,自然界万物繁荣的节日。在中国,这个节日被称为端午节,一般在每年的农历五月份。节日持续大概两周,在夏至日的这天即该月第五日欢庆的气氛达到了顶点。节日的含义与太阳轨迹到达一年的中间,与上半年和下半年的分界线有直接关联。

这个节日也是植物生长的中间期,是从春季的开花到秋季的枯萎的过渡期。光明,正气,精气最大的时候,是阳的最鼎盛时刻,这个节日标志着阳在黑暗的阴降临前的衰弱的开始。因此,阳气最旺盛的时刻,预示着阴力的开始活动起来。端午节标志着酷暑的来临,在热火朝天的生活中,对人来说会有危险甚至是致命的情况。伴随自然万物活跃起来还有各种爬虫,凶猛的动物。炙烤的太阳让旺盛的美景变得黯然失色。对于白俄罗斯人来说,夏至日有着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万物繁荣,狂躁之季。另一方面,也是鬼怪猖獗之时。人们深信保护自己远离任何有害势力。中国人夏至日习俗的主旋律是防止疾病,灾难,任何的鬼怪。

如果梳理下中白两个民族和这些节日有关的仪式的组织制度,习俗的文字,传奇故事,迷信说法,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是:两个民族对这个神圣时刻的主要观念本质是一致的,阴阳交错的观点是自由思想的标志,阴阳相见,人神相遇并不被限制。花草树木在太阳日拥有特别的力量。草的魅力,特别是它们的气味,这是在中国民俗关于夏季节日记载的很普遍观点。中国人相信,在这个期间的草具有神奇的功效。白俄罗斯的农民去采集“风干草”,很多中国人按照古老的传统同样采集对身体有益的草。在中国人的记录中,需要走出100步或者收集100种草,然后煮成药。[2, c.315]很有意思的是,在白俄罗斯也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要收集药草,则需要收集100种。在中国人的记录中,经常为了健康的沐浴采摘草。在这一天经常专门清洗眼睛,以防止眼疾。[4, c.73].

在太阳日,仪式上的沐浴有净化功能,可治愈疾病,去病消灾。在中国部分省份,人们用红布临时编制成小人,并将它投在河里,预示这一整年自己的孩子都免遭疾病侵袭。或者,通过燃烧专门的纸人起到相同的作用。在夏至日时,中国人还进行一些“祛病仪式”,用纸做一个小舟,在舟上放置代表生病鬼怪的假人,让他们沿河漂下,或者点燃他们。生活在海边的福建人,甚至还将这样的小舟漂流到大海里。[5, c.58].

端午节的仪式有对抗行为和净化的意义,最有说服力的就是赛龙舟了。比赛的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粮食大丰收,净化人们心灵。[1, c.18-19].

龙舟下水前要有隆重的开幕式。在龙舟的周边是火堆和祭祀之品,被称为“点燃龙舟之火”。这种火被认为可以烧去所有的厄运。在白俄罗斯,用沐浴之火驱邪是夏至日庆祝之时最重要的时刻。总之,用火和水祛除所有的疾病和灾难,是中白两个民族在夏至日这天所共有的习俗。

对于弄清各民族历史文化结合点、遗传性、类型和其他联系,研究丰富的节日材料是个很好的出发点。研究各民族的传统是民族间相互理解和信任的重要一步。

参考文献:

- [1]Aijmer G.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on the Hubei-Human Plain Central China. Stockholm, 1964.
- [2]Bredon, Mitrophanow. The Moon Year. Shanghai, 1927.
- [3]Гудзюнь. Собрание книг и рисунков всех времен. Кн. 22, Шань ай, 1934.(四库全书 经部 22卷 礼类四,上海,1934)
- [4]Хуан Ши. История обрядности праздника Дуанью. Тайбэй, 1979.(黄石《端午礼俗史》)
- [5]Календарные обычаи и обряды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годовой цикл / под ред. Р.Ш. Джарыгалиевой, М.В. Крюкова. - М.: Наука, 1989.